

◆安庆地理

倒扒狮街

王永安

倒扒狮街东连国货街,与墨子巷、清节堂相通;西接龙山路,和龙门口街贯通,呈东西走向,全长百余米。

据史料记载:明隆庆五年(1571),刑科给事中的刘尚志(明崇祯戊辰科状元刘若宰之父),奉旨在谯楼(安庆知府衙署)西的商业街建起一座四柱三门牌楼式汉白玉建筑,坊额正面镌刻“黄门司谏”,背面镌刻“青琐纳言”。后因两侧石柱上有两只倒扒狮石雕,故而人们称之这条街为“倒扒狮子街”。

倒扒狮子街作为安庆古城最早主街之一,历经明、清、民国三朝,逐渐发展成近代安庆城内的商业中心,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数百年来,倒爬狮街拥有众多国内知名老字号,如胡玉美、麦陇香、余良卿、刘麻子、老宝成、胡开文、老人和泰、稻香村、亨得利、立德昌、正泰昌、宝成、宝庆、老凤祥、永发祥、鹤年堂等。倒扒狮街曾被誉为“安徽第一商业街”。

晚清时期倒扒狮街是东、西正街的连接点,东通枞阳门,西达八卦门。倒扒狮街西高东低,站在石碑坊下向东望去,四牌楼街一览无余。

国货街,原是倒扒狮街东段的一部分,明清时期通称倒扒狮街,清末光绪年间称,四牌楼正街,晚清民初四牌楼正街改称四牌楼西街。1919年安徽省国民政府批准,将商家云集的四牌楼西街改为国货街,意在纪念安徽及安庆抵制日货的爱国主义运动。

很多人都知道晚清民初时期倒扒狮街是安庆乃至安徽一条重要的繁华商业街,但很少有人知道倒扒狮街竹友斋因曾经出版一部《梨园集成》而载入中国戏剧史册的传奇故事。2012年春夏之际,我在枞阳门的古玩集市地摊上看到一部《梨园集成》,当我看到此书的扉页上有光绪庚辰新刊,左下题有“板存安省倒扒狮,竹友斋刷印”时,眼睛为之一亮。

竹友斋的主人叫李世忠,他从清光绪四年(1878)到光绪六年(1880)年,编纂一套《梨园集成》(八本),是现存的刊行年代较早、汇编剧本较多的皮黄剧本选集。

《梨园集成》共收录大小剧目47种,包括《闹天宫》《摘星楼》《百子图》等,后来,周贻白在其《中国戏剧史长编》中所列《梨园集成》目录为48种,多一《绿牡丹》,当为另一种增订本。

这40多出戏,除神话剧《闹天宫》外,从殷代《摘星楼》、周代《百子图》起,沿着列国、三国时代,历经唐宋,迄于明朝,按编年体例,内容多样,题材广泛,故事性强,注明唱腔板式,易于排练和移植,百余年来,一直在戏曲舞台上久演不衰。至今绝大部分剧目,仍广为流传,是京剧、汉剧、梆子诸剧种的看家戏。

剧本汇编的编纂者李世忠是一位充满戏剧性的人物。

史料记载,他的原籍为河南固始,太平军兴时,于安徽霍邱聚众起事,他为捻军小头目。咸丰五年(1855)向清徽宁池太广兵备道何桂珍投降,后又杀何反正,接受太平军的领导。咸丰八年,受钦差大臣胜保招抚,再度降清,后驻滁州,搜刮民财,富敌王侯。

“乃极意声色官室,购梨园三部,曰玉荀班、玉兰班、长春班,各百人。玉貌珠喉,锦衣画栋,极一时之盛。”这个原来生长于农村,离乡吃粮当兵,后来成为小军阀的一介武夫,“虽值仓皇戎马,不虚丝竹管弦”,附庸风雅,酷爱戏剧。革职安庆期间,李世忠在安庆开办一个戏曲科班,当了梨园老板,广征名角,演起皮黄来。戏班中全系安庆人,如大名鼎鼎的杨月楼和产桂林(均为怀宁石碑人)。

戏剧家田砚农先生做过这样的评述:撇开李世忠的政治行为和态度不论,他晚年在安庆所从事的戏剧活动,在戏剧发展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他积极倡议和署名的《梨园集成》,恰好填补了四大徽班入京后安庆梨园“门前冷落车马稀”的一段空白,他办科班,振兴了戏曲教育,聘请罗致人才,壮大了演员队伍,同时,编印成套剧本,交流和传播了戏曲文化,和全国许多大剧种建立了血缘关系。



翻修前的倒扒狮街 汪志国 供图

◆边走边看

香榧

老海

大概有十来年没有到岳西了。今年国庆节后,我随几个老哥们一起去岳西观山景。一路上老顽童们玩起了游戏。李某出题:“‘藏在深山人未识’,打一成语。”张某笑道:“是‘养在深山人未识’好不?语出白居易《长恨歌》……”李某止住:“先不说那些,猜成语。”张某脱口而出:“鲜为人知。”紧接着要李某用一字之差的那句猜成语。张某回道:“‘莫名其妙’如何?”李某笑道:“不管是‘藏’还是‘养’,我们猜的成语意思差不多吧?有好东西不晓得嘛”。言毕,两人哈哈大笑。

他们的谈笑是随意的,而我真的遇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不仅半天没有反应过来,还整整一上午懵在云里雾里。

车到岳西,接待的储祥林先生按照我们的来意开车带着我们直奔深山。山道弯弯,忽上坡忽下坡绕来绕去,转得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但这并没影响我饱赏车窗外的大山秋色。同车的几位不停歇地谈论着,我耳背,没有听清。过了一会工夫,旁边的朋友以肘碰我:“犛子,你见过香榧么?”我一愣:乾隆皇帝的宠妃香妃?香妃生在新疆死在京城,与岳西有关系?我怔怔地看着他。

下车,公路旁边有一座几十平米的大看台。一行人走上看台,扶着栏杆,双眼随着储先生的手指方向观望:离看台百米下面的河道对过有一片与其它山色截然不同的墨绿的小树林。同行的人问:那就是香榧吧?储先生点点头,又指着右方远处正在冒烟的山坡,和旁人热闹地议论什么,我依然没有听真切。上车后,七转八转,转到五河镇

的一处苗圃地。我蹲下身仔细察看,密密麻麻排列有序的营养钵培植的是一株株一尺多高的墨绿小树苗。观其针叶,好像红豆树,也像杉树苗,只不过色更绿,针叶更短。我依稀记得早年在山里砍柴见过此物,但就是说不出名目。储先生说:“这就是香榧。”老顽童们望着我笑,我也陪笑着,自惭形秽——古稀之人居然如此孤陋寡闻。

下得山来,我们随储先生来到他们的单位,走进大厅,眼前一亮,四周展示的全是香榧世界——香榧的历史由来,香榧的产品特色,香榧的药用价值,香榧系列产品的深度开发,香榧文化,香榧的发展前景及现实意义,图片、证书、奖状、香榧制品等等实物目不暇接。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大厅中间摆放有一架无人机。储先生解释,他们与华为合作,利用新科技管理香榧园林……储先生娓娓道来,引发了我的无限深思。如果说,刘姥姥进大观园迷茫的是亭台楼榭、灯红酒绿、靓男倩女、等级界别、挥霍无度的大清贵族的奢华,而让我惊讶的是巍巍大别山深处具有如此开明的现代发展意识,上天恩赐却沉寂千年的宝贝香榧,如今遇到了绽放更大光辉的时机。

香榧,在医学宝典《本经》《日用本草》中有“主腹中邪气、去三虫、蛇螫;主五痔;杀腹中大小虫、化积食、消痰;治咳嗽、助阳道;润肺、健脾补气祛瘀”等功效,现代科技证明它对润泽肌肤、延续衰老、预防治疗眼睛干涩、易流泪、夜盲症等很有作用。这一切,当然是在岳西看到了香榧后忽然想起的。

◆流年碎影

蓑衣

黄骏骑

当年的采供站、供销社生资门市部并不出售蓑衣,乡亲们平日使用的蓑衣多是自己动手编织加工的。

乡间的菜地边、山坡旁多植棕榈树。从棕榈树上剥下来的棕,是编织蓑衣的上好原料。住在我家东头的八爷是编织蓑衣的高手。冬季的一天,吃过早饭,他驮来高高的楼梯,靠在棕榈树边,小心翼翼地剥下棕片,撕下棕板,砍去棕叶,再将棕撕成丝状,放在太阳下晒干备用。编织一件蓑衣,需三四公斤的棕丝。这时的棕丝,柔软,纤维韧性强。阴雨天,有空闲,可以安下心来编蓑衣了。他对我说,编蓑衣像织毛衣一样,要先编领子,再向下编织。他将棕丝平铺在地上,逐层加编,然后用粗棉线缝连成一体。连襟处系上绳子,穿上身系紧,作用类似于纽扣儿。为了在田间劳作方便,蓑衣要制成上衣与下裙两块,再连成一体。八爷从早忙到晚,穿针引线,经过一道又一道工序,一件轻便、耐用的蓑衣终于编成了。试穿后再将毛边剪齐,用针线编织牢,以防日后脱落。

蓑衣系列中,要数棕丝蓑衣为上等。这种蓑衣,天然环保,使用多年不

会腐烂,轻盈不笨重,避雨又透气,深受庄稼人喜爱。也有用棕榈树叶、龙须草、蓑衣草编织的。只是这种蓑衣既笨重又容易烂,使用寿命远不及棕丝蓑衣。

蓑衣看似是粗俗之品,但乡亲们一个个身披蓑衣冒雨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的场景,让人仿佛看到农村田野上一道流动风景线。春雨中庄稼人头戴斗笠,身穿蓑衣,弯下身子,正在抢插水稻。这自然是一幅充满田园气息的春耕图。雨停了,人也有些累了,解下蓑衣,索性铺在田埂上歇息,防潮防湿,温软舒适。回到家,不能随意堆放在地上,要挂在通风处晾干。这样下次用起来就干爽轻便。爱惜的人家,一件蓑衣可以穿上好些年呢。

文会老队长负责给全队的农田看水。天黑沉沉的,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人们纷纷回家躲雨,他却身穿蓑衣,头戴斗笠,扛着锄头,手提一盏马灯,走进雨帘中。哪块田埂快要被水冲断,他赶紧将洪水疏导到排水沟;哪块稻田缺水了,连忙打来草皮把田缺堵上,让田灌满水。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